

江花

· 微小说

A14

老校长

■文/刘万里

老校长望了望破旧的教室,心里与刀刮般难受,再不维修,这泥坯房教室说不定哪天就倒了。要维修就要资金,可学校哪有钱啊。老校长20多岁就在这里教书,一教就是30多年,也算桃李满天下。他的学生中最有出息的还是牛蛋,人家现在是教育局的局长。

老校长就把学校情况反映给教育局,他知道国家拨了一些资金到县上,专门用于维修校舍。这事都过去了一年多,依然没见一点动静。

不能再等了,老校长心里想。他去县城要找牛蛋好好谈谈。牛蛋毕竟曾经是他的学生,他会给这个面子的。当年牛蛋辍学,要不是老校长把他拉回学校,牛蛋能有今天?

老校长扑了空,牛蛋到市上开会去了。后来,老校长又去了几次,结果都没见到牛蛋。他心里不免生气,来回一趟两百多里路,容易吗?

有人给他悄悄指点,“要找牛局长,得去县城最好的酒店。”

老校长在酒店里看见牛蛋正在陪客人吃饭,嘻嘻哈哈好热闹。老校长一见心里就来气,他冲了上去,“牛蛋,我都找了你好多次了,都找不到你,你原来在这里快活。我们学校再不维修,出了人命,你担当得起吗?”

满桌的人都望着老校长,没人敢直呼牛局长的小名。

牛局长正在陪客人吃饭,其中还有上级,见老校长大呼小叫,立即板下脸,“你是谁啊?我怎么不认识?”

老校长心里更来气,“国家拔的钱,该不会都被你吃吃喝喝了吧?听说你刚买了辆几十万的小车,那不是也是这上面的钱吧……”

牛局长脸色变了,拍了一下桌子,“把这个神经病给我赶出去……”

老校长被保安押了出去。他站在门外,听见牛局长说,“这是个疯子,大家不要介意。来,继续喝酒。”

老校长回到学校后病了一场。乡上的教育专干来看他,责备道:“当着那么多人的面,你这么说,他能不生气吗?你这人啥都好,就是脾气犟。牛局长有他自己的打算,听说县上准备把你这学校撤了,合并到镇上。”

老校长急了,“该不是那次我大闹酒店后,局长为报复,才撤校并校的吧?这简直是胡搞。山里娃到我这里上学够不容易了,他们好多离家都是十几里,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要翻几座山。好多学生上学还是我劝回来的,如果把这学校撤了,那么他们上学就更远了,有的来回五六十里路,这样不是把他们逼上绝境吗?”

教育专干拉着老校长的手说,“这是上面考虑的事,他们想咋整就咋整,你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一下了。现在办啥事,光嘴说不行。山里教师调到镇上、城里,哪个敢说没送礼?私下里都知道,从大山里调到镇上是3万,从偏远的镇上调到城里是5万……”

老校长听得一愣一愣的,“不会吧?”

教育专干说,“去给牛局长道



漫画 肖方元

个歉,认个错,毕竟他曾经是你的学生。顺便意思一下,把你也调到城里。”

老校长说,“我这一辈子从没求过人,叫我给他道歉,他想得美。”

后来,老校长来到城里,直奔局长办公室,这次局长在。

老校长说,“听说要撤校合并?”

牛局长见老校长生气的脸,没有直接回答,“你听谁说的?”

老校长说,“你们简直是胡搞。你做的哪些见不得人的事,别以为我不知道。”

两人话不投机,最后吵了起来。老校长不怕,拍桌子踢椅子,大闹教育局。最后还是教育局一帮人把老校长赶走了。

老校长回到学校后,又病了一场。他躺在床上想了几天几夜,最后终于想通了,为了乡村的孩子们,不能撤校,他最后决定给局长低头,承认错误和道歉。

病愈后,老校长又回到了讲台,认认真真教他的书。放学后,他就写他的书面检讨。

半个月后,老校长怀揣“万言”检讨书来到城里,直奔局长办公室,局长没在。

老校长看见一个人,便问,“局长呢?”

那人看了老校长半天,“你到检察院去找他吧。”

老校长心里突然难受,有点疼,他捂着胸口,老校长就纳闷,为何要去检察院去找他?难道局长调走了?老校长刚走到门口,看门的老头悄悄地说,“局长被双规了。”

老校长站住了,发了一下呆,掏出检讨书就狠狠地撕了。撕完后,奇怪的是胸口突然不疼了。

第11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获奖作品

最后的见面

■文/如一

我和爸爸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大概不超过一年。妈妈说,在我不到三岁时他就去了香港做生意。

记事后,第一次与爸爸见面,已是三十好几的时候了。我也成了三个孩子的妈妈。我对他十分抗拒,因为他给我和妈妈带来了太多麻烦:入党就晚了18年,妈妈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,他让我们经历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苦难和委曲。

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锦江饭店,我和不到六岁的儿子先去赴约。我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,既让我爸能如愿见到外孙,又可让儿子搞不清。可我完全低估了小儿,我对他说:“叫公公。”他叫过后立即对我说:“妈妈,你怎么不叫爸爸?”毫无防备的我不得不顺从地喊了声:“爸爸。”

晚上,爸爸特地安排和我们住在一个房间。兴奋了一天的小儿不一会就进入梦乡。爸爸就开始讲他的故事,从晚上8点一直讲到早上4点钟。我听得累了,但他认女心切,越讲越有劲。讲他独自在香港打拼的不容易,做过广告策划、电影拷贝,经营过游乐场

等等。还说有一次被打劫了,上了公交车掏不出钱,只好把一件品牌衬衣脱给了司机。可以想象,一生要强的爸爸当时的狼狈不堪。

也许是他在外经历的艰难困苦感染了我,也许是亲情的天性使然,我对他竟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,原本的千怨万恨也烟消云散。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,人总要向前看。

他说,妈妈登报离婚后,他在香港有了新的家庭和儿女。妈妈后来也改嫁。但他对我们一直很愧疚,心里尤其放不下我这个大女儿。

这次短暂的见面后,第二次见到爸爸约是在1983年,他和我们住了十个月。当时他经济有点不好,做生意失败了。他一个劲地说,爸爸对不起你,现在没有钱了。但那十个月我们过得很快乐,我有了一点父爱的感觉。他会到菜场买菜,还会帮着做饭,尽管会把厨房搞得一塌糊涂,但还是让我感到了贴心的温暖,要知道他在自己家从来不做饭。我真感到一个父亲在拼命弥补他

以前的过失。他和孩子们在一起也很愉快,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有时我工作晚了,爸爸就会去接我,还装作生气的样子说:“女婿是党员干部工作忙,你不是,那么晚下班,是在外找男朋友啦?”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,说:“我也要入党的,就是入不了,我也要给孩子做好榜样。”听罢,爸爸点点头似是明白了我:“知道,你是要做个活雷锋。”

十个月后,他回了香港,但不久又以生病为由强行要我们去香港探亲。我们不习惯在那儿的生活,只住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。说心里话,我知道爸爸的用心良苦,他想让我享受一下香港的生活。可我和他一样倔,不愿有一点寄人篱下之感,只想自己的日子自己过。

但爸爸依旧固执己见,每年春节都要给我们寄钱。那些钱除了给妈妈的,我们全部给孩子存着当学费了。就这样,我们之间还是若即若离。他来信我就回一下报个平安,从不主动联系。

最后一次见到爸爸,是在我

丈夫去世之后。他以最快的速度飞回老家,安慰我,陪我一起回忆,陪我一起伤心落泪。他关心我的将来,要我尽早考虑自己的归属,还担心我一人养育不了三个孩子。我说我能行,而且还有单位的补助金,自己辛勤劳动节俭生活过日子没有问题,让他放心。爸爸的固执没有变,以后每年过年他依旧寄钱给我,不要也不行。

我没有预料到那一天就是与爸爸的最后一次见面。直到1998年8月的一天晚上,来自香港的一通电话告知了我他去世的消息。那年他78岁。尽管他一直离我那么远,我们见面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年,挂上电话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那种丧父的心痛。我想香港回归了,我们有机会可以经常去看他了,但他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呢?

我一直牢记父亲对我说过的话: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幸福。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。我和孩子们都会永远记住,与爸爸见面的那些日子,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欢乐时光。

编辑 肖方元
版式 郑海仑
校对 胡月